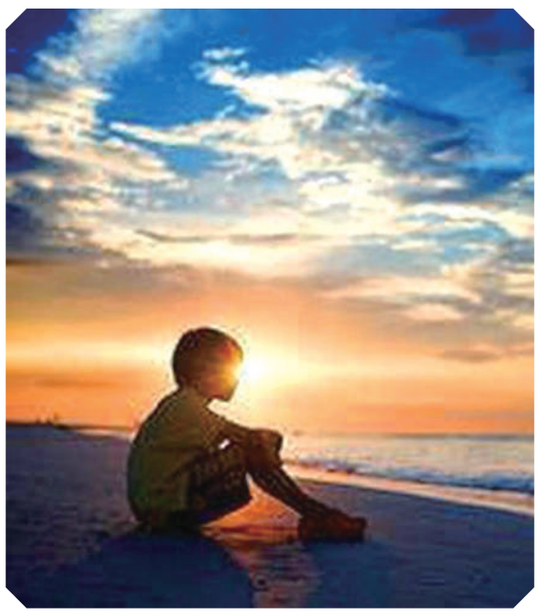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的最佳生存方式

○ 郭丹东



今天看到一则新闻,一个四十岁女子接受采访说,父亲去世前才告诉她,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曾被父亲烧毁三次,我在感慨之余不禁想起作家陈忠实的故事。

在陈忠实一生中,最沉痛的,莫过于读中学的时候,父亲因为家境贫困,让他休学。当年,他和哥哥都在读中学,父亲是农民,实在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,只好让较小的陈忠实退学。父亲打算第二年哥哥毕业后,让他去读师范学校,师范生伙食费和学杂费由国家承担,每个月还补贴零花钱。到时候,父亲负担轻了,再让陈忠实复学。

陈忠实在散文里回忆,父亲对他说:“你得休学一年,一年。”父亲又安慰他:“你还小。”确实,在那个年代,陈忠实班上有五十多个人,很多人结过婚,生过孩子,这很常见。而年纪轻轻的他也觉得未来机会多的是。于是,开学那天,他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,申请了休学。

第二年,陈忠实如愿以偿复学,可谁知这一年偏偏是全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,全国高校招生名额大大缩减。前一年,陈忠实所在的非重点高中有一半人考上大学,而这一年却只有个位数。他和大多数人一样,高考失利,名落孙山。

没有大学读的他,回到家中,气急败坏的时候,也会埋怨父亲:“都倒霉在休学那一年。”气归气,路还是得走下去,陈忠实只好自己找出路。

他想起自己初中时的爱好——写作,就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计划和目标:自修四年,发表作品,就算大学毕业了,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就是毕业证书。在他心里,有一场与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们的竞赛。不到两年,他的处女作——一篇两千字的散文发表了。后来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。通过写作,陈忠实找到了自己最佳的生存方式。

多年后,陈忠实的父亲得了癌症,弥留之际,对他说:“错过一年……让你错过了二十年……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名堂了……”陈忠实不禁落下眼泪。

其实,每个人都有其眼界的局限、能力的有限,甚至心里的偏见,包括我们的父母。正如莫言在其作品中说的:“无恩不成母子,无仇不结母子。”有时,面对复杂艰难的境遇,就算明明知道父母做出某种决定时是无奈而心酸的,我们的内心依然会受到深深的伤害。因为这样的决定,很可能轻而易举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,甚至是难以挽回的失败。

我们的父母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。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在即使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,也要坚持向着梦想前进的决心,就像文章开头的那位中年女子,她克服了种种困难后,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;就像陈忠实,他没有放弃前进的决心,命运最终也没有放弃他……他们最终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佳生存方式。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,你也能做到。

慢慢逼成焦虑

○ 钱永广

儿子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到了,儿子上了一个不是十分有名的大学。这些天,儿子整日整夜睡不好觉。虽然儿子没有上到理想大学,但谁能保证人生总是十全十美?我已劝导儿子多次,可我不明白的是,儿子为何非得如此焦虑?

吃过晚饭,我还想劝导让他不必在意,关于上什么大学,那不是人生最后的结果。我这样给儿子讲的目的,是因为我不想看见他,因为追求完美而焦虑的样子。儿子焦虑的时候,我的心,也为他阵阵收紧,直到疼痛。

还有我的老婆,不知何时,她也变得如此焦虑。那天上午,我正在单位进行疫情防控值班,忽然收到老婆发来的微信:“老公,昨天晚上,你为什么能酣然入睡?难道你一点也不焦虑吗?”说实话,以前,我是一个不知焦虑的人,可现在,因为老婆发给我的微信,我竟开始焦虑了。因为我想起了老婆常在我耳边唠叨的话,儿子高考成绩不太好,上的大学不怎么好,还有受到疫情影响,什么物价上涨了,上个月家里的基本生活费用多支出了好几百元;近来房价升高了,本来今年买房子的愿望,现在看来高不可攀、遥遥无期了。

可是,老婆,物价上涨了,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已到了,焦虑又有什么用?关于房子,虽然我们蜗居在六十几平方米的陋室里,但你以前从未对我有过任何抱怨。为了爱情,你嫁给了我这个无房的人,你不是说过,心宽家就大,有爱就有家吗?你不是说过,只要儿子健健康康,开开心心,就比什么都好。那时,你说得多么淡定,可如今,物价一涨,房价一高,高考成绩一出来,你就变得如此焦虑?

我不太懂得儿子的焦虑,也不太明白老婆怎会也变得如此焦虑,直到后来有一天,我看到了和我老婆儿子一样焦虑的人群。

那天清早,我戴着口罩,去挤公共汽车,只因我慢了两秒钟,在公交车门快关上时才把身子挤了进去,可左脚却被车门狠狠夹了一下。看着那满车焦虑的人们,我知道我的慢动作让他们不满;那天上班,我去坐电梯,那些人,总是一进电梯,就急忙按按钮要关门,电梯差点夹着我的腿。当我在电梯里站定时,我才发现电梯里也满是焦虑的人;一天下班,过红绿灯,我还未走近安全岛,那些汽车,便“嗖嗖”地从我背后开了过去,我吃了一惊,扭头看去,不光开车的人,那些步行的人群,也是一个个步履匆匆、满脸焦虑……

我身边的人,也是焦虑的。对于他们的焦虑,我似乎明白,又不太懂。

办公室里的一个同事,做科员已达十年,每次有人升迁,都能看到他焦虑的脸。还有我老婆的同事,看别人一个个把自行车换成了私家车,他也变得寝食难安、焦虑不已。我家对门的阿宝,看别人家孩子上贵族学校,夫妻俩愁啊,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,说孩子的将来才是父母未来,可我知道,他老婆刚刚下岗,他的房子,仅房贷款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

焦虑的人群,是如此之多。可焦虑又有什么用?在人的欲望面前,我只知道,当你蜗居时,你会为没房子而焦虑;有房后,你又会为没有别墅而焦虑;当你没车时,你会为没车而焦虑,当有车后,你又会因为没有坐拥千万而焦虑。

可因为人心攀比,焦虑的人越来越多。其实,在这个世上,钱多钱少、官大官小、成绩好坏,都一样生活,一样可以收获幸福。只是,很少有人会明白这个道理,或许不想明白这个道理。

浪漫的另一种表达

○ 刘学正

小区大门不远处,支着一个小小的烧烤摊儿,一辆三轮车、两张矮脚桌便是全部家当。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,因为价格公道,人也热情,嘴馋了我就来几串,日子一久,也常聊上一会儿。

女人说,公公得病去世欠下一大笔外债,光靠家里的几亩地,二十年也还不完。他们便把正上中学的儿女托付给婆婆,一起进城赚钱。白天,男人在工地出苦力,女人在饭店当勤杂员;晚上,他们就赶来卖烧烤,摊子要一直摆到午夜才收,凌晨四点又得起床张罗原料。“累是累了点,但这两年赚的钱把外债还了一半,想到这我就高兴……”女人笑得一脸满足。

男人说,她跟了我十几年,没享啥福,也不会享福,昨天结婚纪念日,我要买花她都急眼。“一枝花就好几块钱,咱舍不得,不过他还是送了‘花’……”女人笑着转身往车上翻找东西。男人嘴里说着别丢人了,眼神却满是期待。打开塑料袋,露出来一堆五颜六色的小麻花,每根指头长短,粗细均匀。“大哥挺有心啊,买的这个‘花’好看又好吃……”没等我夸完,女人边笑边说:“不是买的,是他昨晚偷摸炸的,你瞧瞧,绿色掺的菠菜叶,红色掺的火龙果,粉色掺的南瓜瓤,还有掺虾皮和花茶的……”

女人敞着袋口,硬要我尝尝,我拿起一根麻花,咬了一口,满嘴的幸福味。这些小巧的彩色麻花,很难想象是一个糙老爷们的杰作,为此,他得收集各类材料,然后悄无声息地分类揉面、切段、塑形、油炸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种根植生活的浪漫表达。谁能说,精打细算就不浪漫呢?

回顾自身,我难忘买第一套房子时,妻子一笔一画计算如何凑够首付和应对房贷的情景。微风渐起,细雨飘落,她丝毫没察觉外界变化,只是专注地在一张白纸上加减乘除,勾画我们的未来生活,嘴角还带着笑。因为买房,我们节衣缩食了好一阵子,然而这段日子却也成了我们最美的回忆,每每提及便彼此心暖。或许,为了共同的期许,手牵手一起走过沟沟坎坎,也是一种浪漫吧。

一朵花甘心褪去浮华,才能孕育出一颗果实,一颗果实情愿从青涩到干瘪,才能收获饱满的种子。玫瑰自有它沁人心脾的浪漫,麦子也有它安安稳稳的浪漫,心中有爱,便无时无刻不春光烂漫。

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”说实话,迈步人生路并无参考答案,有些“仪式感”是无法复制的,豪车、钻戒以及大手笔策划的浪漫场面,不适用于每一个人。没有豪车,骑车去郊外转转也挺好,感受风过山岗,狗尾草在指尖飘摇,轻嗅飞鸟衔来的那缕清香。没有豪宅,蜗居小屋里聊聊家常也不错,哪怕是一间出租房,只要盛得下两颗心,便足够了。

浪漫,不用跟人学,适合自己的,就是对的。

冷风袭来,烧烤摊上那个憨厚的丈夫给妻子披上了一件衣裳,又仔细地系上扣子。这一刻,我不羡慕玫瑰,只庆幸自己也拥有好看又好吃的麻花,它有爱的滋味,更有家的味道。

亲密有间婆媳好

○ 马亚伟

记得刚结婚时,我与婆婆特别亲密,大有不是母女胜似母女之感。那时我有个宗旨,相信好婆婆是夸出来的,我夸婆婆做饭好吃、会过日子等等。这些话让好强的婆婆很受用,她也经常当着别人的面夸我孝顺、懂事。我们俩一起逛街,我还会挽着她的胳膊。两个人说说笑笑,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我们是母女。

很多年里,我与婆婆这种关系都维持得相当不错。我回老家看望她,会给她买很多礼品,她也会做好吃的给我。最近几年,婆婆年纪大了,搬到城里与我们同住。面对那些愤愤说着“婆媳是天敌”的闺蜜,我总是得意地说:“我和婆婆关系就特别好!”

我原以为,我和婆婆有那么多年的“感情基础”,相处起来一定没问题。可是,天长日久在一起生活,我才发现,婆媳关系远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原来我们相安无事,是因为没在一起生活。如今朝夕相对,彼此的性格完全暴露出来,难免会有摩擦。

比如那次,婆婆门也不敲,推门就进了我们的卧室。她二话不说,拿起床上的衣服说:“今天我洗衣服,顺便给你们也洗洗。”我心想,婆婆之所以如此不客气,说明她把我没当外人。但凡事应该有度,太随便了,未免让人不舒服。夫妻之间尚且要保持一定距离,何况婆媳。婆婆要用洗衣机洗衣服,她想把我们的衣服和她的衣服一起洗,我很忌讳这样,于是说:“妈,洗衣服的事,咱以后还是自己洗自己的吧!”婆婆脸上掠过一丝不悦,直言快语地说:“你是怕我这老婆子的衣服脏吧?”我赶紧说:“我没那意思,你别误会。”婆婆关门出去,关门的声音很大。

婆婆吃饭的时候,有为别人夹菜的习惯。给我夹菜,还给孩子夹菜。我准备了一双公筷,让她用公筷夹菜,可她总是忘了用公筷。我说她,她还理直气壮地说:“没那么多事,我给孩子们夹菜这么多年,有啥事!”说完,又夹了一筷子给我,弄得我吃也不是,不吃也不是。

我意识到,应该跟婆婆保持适当距离了。亲密有间,才能处理好婆媳关系。我首先从用敬语开始,以前我跟婆婆说话,习惯说“你”,并不是我不尊重老人,只是我们当地用“你”更能体现关系亲密。后来我跟婆婆说话,改用“您”。这种改变,让婆婆有了一种距离感,但这种距离感正是我们需要的。我尊敬她,每次进她房间,一定要先敲门。开始她不习惯,后来慢慢习惯了,她进我们房间也敲门了。婆婆以前对家里的摆设、用品,经常自作主张处理,有一次卖废品,竟然把我的样报样刊给卖掉了,我很生气。后来我帮婆婆收拾房间,她屋里的摆设需要动一下,我都会跟她商量。渐渐的,婆婆也开始懂得跟我商量。

我跟婆婆适当保持距离,这是悄悄进行的,不能让她觉得突然生分了,而是一个潜移默化影响的过程。我不动声色地拿捏好了这个分寸,婆媳之间更加融洽了。不能因为保持距离而让彼此关系生疏,以前的亲密关系还要保持,只不过是亲密有间了。我还意识到,婆媳关系再好,毕竟不是亲生母女,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。有些话亲妈可能不会在意,但婆婆会较真。所以,婆媳相处还是蛮有艺术性的。

我相信,以爱为基础,亲密有间,我与婆婆的关系一定会始终融洽的。

让该来的来,让该去的去

○ 张春芳

都说中年是多事之秋,这不,一向婴儿睡的我退休后睡眠开始出现障碍。每到夕阳西下,想到失眠及其带来的心理负荷,那种煎熬实在是无以复加。

最初失眠,算不上太严重,凌晨三点醒来,胡思乱想个把钟头,也会带着梦靥睡去。但我却开始紧张,赶紧上百度查找:“失眠能引起多种疾病,如脱发、肥胖、免疫力减退甚至抑郁症……”这不查不要紧,一查,造成大面积心理阴影!于是躺在床上思绪越发地天马行空,想到网上说到的后果就不寒而栗,此后等待我的更是煎熬的漫漫长夜。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尝试着数绵羊,数到自己都变成牧羊人了,墙上时钟的“滴答”声还清晰可辨。

夜,静寂阴森,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一两辆汽车驶过的声音都历历可辨,活跃的脑细胞像脱缰的野马:“这头痛欲裂的明天怎么起床?这两个熊猫眼明天如何见人?这后果怎么得了?是不是抑郁症……”长夜就在越睡不着越焦虑,越焦虑越睡不着中恶性循环着、自己想当然地吓着自己!

去医院求医,医生开了酸枣仁,说只是辅助治疗,这种问题关键是心理调节。服了几天酸枣仁不见效,于是更加地焦躁起来,那个时候根本听不进去医生所谓的无形的“心理调节”,而是手忙脚乱地买回一堆香蕉、牛奶、小米,总之只要是网上说有益睡眠的东西全搬回来。

然而,尽管如此,还是收效甚微:每天晚上比闹钟还准时,凌晨三点,我便成了世界上“最清醒的人”!无奈,只能再次数羊,数了不知几百只羊,不行;拿起床头早备好的不感兴趣的书来看,据说这样有效。奇怪的是它也像故意跟我作对一样成了清醒剂;不行再换手机,塞上耳机听平时一听就能去见周公的新闻。邪门的是听着听着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样样印象深刻;急促的不行,换舒缓的“睡眠诱导”:听平淡而有节奏的火车运行声、蟋蟀的叫声、滴答的水流声、淅沥的春雨生……常常是如此这般地折腾到天亮。此时,失眠已是心中的洪水猛兽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,无力再折腾了,于是啥都不干啥都不想了,随它去吧。奇迹发生了:那天晚上居然“闹钟”失灵—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了!

但终归积习难改,大多的夜晚还是三点准时醒来,只是有过那一夜的经验后,我得出结论:一定是疲劳超过人的极限而启动了人体自动调节机制。有了这个结论,当失眠的妖孽再次袭来时我已不再害怕。还能怎样?大不了等折腾够了、累了,总是会睡的。

有怎样的心理暗示就有怎样的结局。果然,久而久之,这位不速之客自然就来得少了。经历过才会懂,面对了才坦然。现在,每每凌晨三点醒来,我有的不是惊慌焦虑,而是心平气和地陪它玩一下,反正咱退休了有的是时间,你爱咋咋地。玩着玩着,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……

人到中老年,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,是岁月在我们勤劳人生里刻下的痕迹,也是身体对我们该纠错的善意提醒,是自然规律,我们大可不必过于忌惮,除了该治疗的交给医生外,我们要做的是心态平和地坦然面对,接受自己的不完美,和它和平相处,顺其自然,“让该来的来,让该去的去。”甚至带着感恩之心,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,使身体趋于完美,从而乐享余生。

有些爱情是用来过日子的

○ 钱国宏

早晨去公园晨练,经过一处早市。早市上有买有卖,生意居然很是兴隆——晨练归来,谁都想顺手给家里捎些青菜什么的。看久了,我发现早市有一个特点:买卖双方几乎都是老年人,而且从他们的谈话中,你能听到赶早市的深层次原因。

“老张,买菜呀?”

“哟,老李呀!退休也有一年多了吧?身体还好吧?今儿顺便给老伴买几把茴香,她最爱吃茴香炒豌豆啦!你买点啥菜呀?”

“我买点鸡蛋,老伴最近身子骨老出毛病,我给她补一补。”

望着两位白发苍苍老者离去的背影,我一时竟忘了来公园的任务——晨练。

也许在别人听来,两位老者上述一番对话不过是老友间的闲聊、寒暄,但我却听出了其中另一层含义:感情,老年夫妻的爱情。

在很多年轻人看来,老年夫妻似乎缺乏爱情的浪漫色彩:在绝大多数场合下,见不到老年夫妇恩恩爱爱、卿卿我我的镜头。就连我也一直怀疑我的父母不懂爱情。也许是岁月苍老了彼此的感情腺,也许是时间麻木了彼此爱的神经。总之,在生活中,我看不到年过八旬的父母有过任何亲昵的举动,甚至连一句火辣辣的情话都没有。

但事实证明,老年夫妇依然有爱,依然有火热、厚重的爱!他们已将爱情细化或融化在生活的具体细节中,那种隐藏极深、表现极为平淡的生活情节中。就像早市上的那两位老者,他们与老伴的爱情肯定谈不到“花前月下”“海誓山盟”;但那种深沉的爱已融入了彼此的血液中——是故,他熟悉她的爱好,她了解他的禀性,他晓得她最想吃什么,她清楚他最想乐什么。就像我的父母,一对年过八旬的老人,平时根本不说一句亲热的话,但彼此之间却是心有灵犀:临近中午,母亲准会打开收音机,收听单田芳的评书——父亲最爱听评书;吃过午饭,母亲会扔到炕头一个枕头——父亲有饭后眯一觉的习惯;母亲刷碗时,父亲会倒些淘米水,因为淘米水既不伤手,去污效果还好;吃饭时,父亲会剥两头蒜放在桌上,因为母亲吃饭有吃蒜的习惯……

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在很多年轻人看来,与爱情根本不贴边:他们眼中,只有生日送花,当众跪地求婚,见面拥抱,分别亲吻……才算得上是爱情。也许这就是坊间所说的“代沟”之一种吧!但这种闪恋、闪婚的爱情,却常常因缺乏必要的感情积淀而致“闪离”。

老妈说得好:日子是用来过的,不是用来炫耀的。是的,老年人的爱情就像是松树皮,虽然看上去有些斑驳、苍老,但皮下包裹的树干却是一顶一的砥柱!而那种“闪系”的爱情,却如一场牡丹花事,看似轰轰烈烈,美轮美奂,但却无法抗拒一场大风的摧折!